

Ailunpo Yanjiu

# 爱伦·坡研究

朱振武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伦·坡研究/朱振武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ISBN 978-7-02-008183-7

I. ①爱… II. ①朱… III. ①坡,  
E. A. (1809 ~ 1849)—文学研究 IV. ①I712.0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04308号

责任编辑:姚翠丽 装帧设计:吴 慧  
责任校对:刘光然 责任印制:史 帅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100705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295千字 开本710×1010毫米1/16 印张17.5 插页2

2011年5月北京第1版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978-7-02-008183-7 定价40.00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 序 一

与振武相识是十年前的一次偶然,那是1999年在上海举办全国外国文学年会的时候。会议间隙,一个毛头小伙儿拿着我的《二十世纪美国文论》找我签字,告诉我他叫朱振武。白驹过隙,转瞬十载寒暑,振武已经从一个青年学子成长为中年学者,成了教授和博导,写了不少英美文学方面的文章,而且在翻译界也小有名气,尤以译介了丹·布朗的《达·芬奇密码》系列作品引起关注。

我对振武的注意,最初是由于他对福克纳的研究,当时他在《外国文学评论》上面发表了关于威廉·福克纳的创作发生的文章。2006年,他投稿给《外国文学评论》,讨论爱伦·坡的效果美学,我曾就其中的若干问题与他通电话,并多次通过电子邮件和他探讨其中的一些提法和译法。振武很好学,很快对论文做了调整和修改。后来在几次会议上也时有会面,知道他这几年一直潜心于爱伦·坡的研究,并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的后期资助。

但接到振武的《爱伦·坡研究》这部书稿,我还是有些惊讶。厚厚的一大本,粗算起来该有三四十万字,能说点什么呢?只能用“后生可畏”、“后继有人”、“后来者居上”之类的赞词表示一些感慨吧。爱伦·坡在西方是个尽人皆知的名字,在多个领域里都有可圈可点的影响;在中国也是最早被译介、并对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一些文化人产生过影响的“怪杰”。自鲁迅、周作人兄弟在《域外小说集》中将坡的作品引进以来,国内学界时断时续地对他有过不少的论述,但像振武这样作为单独专题的比较系统的研究,则确实没有见到。就此而言,振武的这部《爱伦·坡研究》的专论,即便算不得“拾遗”,称之为“补缺”则还是合适的。

的确,振武的这部专论主要是从文化与美学角度展开对坡的讨论。他首先对坡的生平及创作之旅进行回溯,努力寻找作家的特殊经历和社会背景对其创作产生的影响,并从中探究其作品几种形态的发生学原因;对坡在

国内外(主要是中国和美国)的研究状况进行梳理评述,探讨其作品、特别是小说在中国这个异域文化环境中的复生;对我国渐呈多元趋势的爱伦·坡诗歌研究进行分析;然后讨论跨文化与跨学科语境下美国学界对坡的研究。接着,也是专论投入笔墨最多的部分,就是对坡的小说创作进行研究:对其推理小说、科幻小说、哥特小说、幽默小说等作分门别类的探讨,对其作品的源流、形态、社会性及至当下意义等发表自己的看法。在小说研究之后,他又从宏观与微观两方面探讨坡的诗歌创作及其对现代派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的影响,然后探讨了坡的创作理论,重点研究其效果美学理论。最后一部分为附录,振武把精心搜集整理的有关坡的资料无私地奉献给学术界,不仅使这部专论更具有一种整体性,而且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说起这个爱伦·坡,不仅过去、而且我相信今后还不断会有人问这个问题,即,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坡——不仅是读一点坡,而且是为什么要对坡做更深入的研究?这个问题若换一个问法就是:这个爱伦·坡到底能给我们哪些别的作家所不能给的启示?早在上个世纪初,周氏兄弟在《域外小说集》的附录中对坡即有这样寥寥数语的简介:“性脱略耽酒,诗文均极瑰异,人称鬼才。所作小说皆短篇,善写介绍,恐怖,悔恨等人情之微……”而当年沈公(雁冰)论及坡时,亦有一句“与俗殊咸酸”的评语。中国新文学的这几位前辈其实从一开始就已言简意赅地把握住了坡的精神实质,对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坡作了最好的回答。

这里我不由想起了我当年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时的一件小事。我的论文选题就是爱伦·坡,当时全系研究生的论文选题都是张榜公布的。记得那天是请了英若诚先生来参加我一个同学的答辩,我们几个同学在北大民主楼的门口迎候。英先生进门后在布告栏前站住,浏览了一遍这份拟答辩论文的名录,只听他随口说了一句:“哟,还有搞爱伦·坡的,看来真的是思想解放了啊!”言者无心,听者有意。站在一旁的我心里不觉一动:这个爱伦·坡何以能与“思想解放”挂钩,而搞爱伦·坡就能成为衡量“思想解放”的一个标识?

长期以来,我们或许太习惯于这样一种认识,即一定要把文学看成是某种客观现实的反映,而作家的写作也一定被认为是在表现他对社会现实的某种感慨和思考。殊不知,爱伦·坡之所以是爱伦·坡,就是因为他断然摒弃了这样一种社会反映论的文学观,断然摒弃了我们耳熟能详的所谓“文

以载道”或“诗言志”的写作目的。他的摒弃是如此的决绝，以致像帕灵顿（Vernon Louis Parrington, 1871-1929）、麦西生（F. O. Matthiessen, 1902-1950）这些专治美国思想史的大家，都把他彻彻底底地排除在十九世纪美国思想史的主流之外。那么，坡是否就不再能跻身19世纪美国文学的主流了呢？当然不是。他只是不以社会反映论鼓吹者的身份，而是以一种全然另类的艺术自觉，以一个唯美论文艺观鼓吹者的身份，堂堂正正地进入了十九世纪美国文学的主流。坡对二十世纪的欧美现代派的确产生过不小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也恰恰是由于他秉持了一种完全另类的、唯美的文学观、诗歌观和小说观。

然而，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是否相信坡的确秉持了一种我们根本不熟悉的另类文学观？说实话，我自己在读到坡之前，是不知道竟然还有这样一种“文学”的，一种专写恐惧、悔改、联想、甚至报复心理等等这些所谓“人情之微”的文字。而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坡所刻画的这些“人情”，乃仅仅是属于人的本能、而与任何社会性的动因都了无干系的一种情绪和感觉。正是出于对文学的这样一种理解，坡一生都在强调，他的写作就是要通过精心构筑的文字来“唤起”（evoke）或“传递”（convey）一种情绪“效应”（effect）。难怪他那么激烈地反对“说教和训诲”（didacticism），他原来是要彻底地与社会反映论的文学观划清界限。对于坡的这样一种认识和把握，是我在读了纳博科夫的《文学讲稿》之后才获得的顿悟：原来，以“文学”面目出现的文字可以是各种各样的，而各种各样的文字所再现的文学世界也是各不相同的。坡的“文学世界”是一个与现实隔绝的世界，故而也就“与俗殊咸酸”了。循着这条思路，我们便越来越相信：坡，还有像波德莱尔、王尔德这样的诗人和作家，必须刮目相看。是像他们这样的作家，把人的审美感受力提高到了我们未曾想到的地步，是他们，触摸到了我们心底深处某些通常不为我们自己所觉察和理解的隐衷。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由于他们的存在，才使我们对自己有了更深入、更具体的认识。希腊古训有“认识你自己”（Know thyself）之说，在这方面，坡、波德莱尔，还有王尔德，真可以说是功不可没啊！谈及外国文学，我们总喜欢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然而，外国文学第一位的、最直接的作用，就是让因使用单一语言而视野受到局限的读者扩大一点自己的眼界。

为什么要读一点坡？为什么要研究坡？就这个话题，看来还有很多的活可以说。但是再说下去，怕要喧宾夺主了。我们还是先听听振武在这部

《爱伦·坡研究》中的心得和体会吧。

盛 宁

2009年仲秋识于京西蓝旗营

## 序 二

看到振武教授寄来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最终成果,本来有许多话要说。但随之看到盛宁先生所写的序言,不禁有了与李白游黄鹤楼时同样的感慨:“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但振武教授执意甚坚,非要我“赐教一二”。盛情难却,只好不揣浅陋,信笔涂鸦一番。

对爱伦·坡,我只知道些许皮毛,谈不上什么研究,更没有什么深邃的见解。但我喜爱他文学世界那种不同流俗的感情和其中所蕴涵着的独特氛围。有学生曾经问我,文学的本质是什么。在我看来,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作家对所处时代现实生活的情感表达,因此,对文学而言,“情感”就是其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本质所在。但此处所说的情感,并非等于一般意义上的“感情”,而是一种对现实把握的独特情感方式,当作家面对风云变幻的社会生活时,他对生活的把握并非是对事实的把握,也不是基于某种政治倾向或道德观念的把握,而是遵照着情感逻辑的把握。一个伟大的作家,能够依据长期以来形成的情感的敏锐性,把握生活的本质并对生活做出自己的判断。这种情感常常显示出作家自己更为独特的判断。这种情感判断不同流俗,不与社会表象等同,他从作家自己独特的体验出发,更显示出精神的独立性和穿越表面现象的超越性。爱伦·坡其实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作家。

我们知道,二十世纪西方文学观念开始了向现代的转变。其中最重要的变化就是人们不再以道德上的善恶来评判生活,也不是用人与神的冲突来看待社会,一种来源于个人情感的判断成为了很多作家的首要选择。我以为,爱伦·坡遵从的不是当时社会的事实逻辑,也不是遵从社会某种政治、道德等价值的逻辑,而是遵从了一个作家的感情逻辑描写和表现了他的时代。换言之,他把对现实生活给予他的各种感受,凝聚成了一种不同流俗的、与主流文学观念格格不入的情感,从而用这种情感揉碎了生活事实的表象,重新审视和思考了他的时代乃至整个人类的历史,写出了一系列不同流

俗的文学精品。因此,这就显示出了爱伦·坡创作的独特性。振武教授的爱伦·坡研究,从总体上来说,就显示出了他在这方面的洞察和把握,是很令我佩服的。

其实,振武教授就是一个按照自己情感生活的学者。和他交往过的同仁都对他这方面的特点有着很深刻的印象。他生活在自己“真诚而略带侠义”的情感世界中,对学生,他如同兄长,学生们对他也常常以“老大”相称;对同行,他古道热肠,捧心相待,以至于学界有“天下谁人不识君”的感慨;对师长,他敬奉有加,许多和他有过交往的老师和我谈到他时,都常常赞美他的这种风格。

我本人就和他一见如故。因此,和他交往,就少了很多“谨慎”,多了些“率直”。除了研究爱伦·坡之外,据我所知,他的研究领域还涉及福克纳以及美国文学中的其他作家。当然,最让他名声大震的是对当代美国著名“知识悬疑小说家”丹·布朗《达·芬奇密码》等小说的翻译与研究。由于顾忌较少,所以在每次相见时,我都建议他以后把精力放到以丹·布朗为代表的当代美国小说新观念和新形态的研究上来。其实,我知道,给一个在原有的研究领域已经取得很大成功的人提出转变研究重点的建议,无疑是草率的,但振武非但不生气、不敷衍,还十分真诚地倾听我的“废话”,这就可以看出他情感世界的透明与纯真。可以说,振武教授以“真诚”和“侠义”为核心的情感世界,不仅造就了他的成功,也营造了一种包容大气的氛围——可能都是东北人的缘故吧,我喜欢这种情感氛围。

振武教授的这个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圆满结项了,值得祝贺。但我知道,这只是开始,以后他还会有更多的好成果问世的。作为一个老朋友,一个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的同行,我期待着他的下一部杰作,甚至下几部杰作尽早问世。振武兄,我期待着,我们期待着……

刘建军草成于2010年元旦



# 目 录

序一 .....	盛宁 1
序二 .....	刘建军 5
第一章 爱伦·坡生平传略:文化失衡时代的另类作家 .....	1
第二章 爱伦·坡国内外研究现状 .....	19
第一节 爱伦·坡小说在中国:异域文化背景下的复生 .....	19
1. 译介中的爱伦·坡 .....	20
2. 史料中的爱伦·坡 .....	27
3. 评论中的爱伦·坡 .....	31
第二节 爱伦·坡诗歌在中国:渐呈多元化趋势的研究 .....	39
1. 爱伦·坡诗歌的译介 .....	40
2. 爱伦·坡诗歌的史撰 .....	44
3. 爱伦·坡诗歌的研究 .....	47
第三节 爱伦·坡研究在美国:在跨文化与跨学科的语境下 .....	55
1. 超越文本:艺术与历史对话 .....	56
2. 跨越学科:文学与文化合流 .....	60
3. 穿越时空:作家与时代并进 .....	64
第三章 爱伦·坡小说研究:在文化与美学的视阈下 .....	67
第一节 推理小说:文化源流考论 .....	67
1. 传统文学积淀的侦探因素 .....	68
2. 五个短篇打造的经典范式 .....	71
3. 雅俗双维发生的垂范效果 .....	74
第二节 科幻小说:人文关怀论 .....	78
1. 对人类生存空间的探索 .....	79

	2. 对科学与人性关系的反思 .....	83
	3. 对社会诸多问题的愿景 .....	86
第三节	幽默小说:源与流考论 .....	89
	1. 一脉相承:本土素材的妙用 .....	90
	2. 旧瓶新酒:叙事模式的沿袭 .....	94
	3. 兼容并蓄:人物塑造的戏仿 .....	97
第四节	哥特小说:审美契合论 .....	101
	1. 爱伦·坡哥特小说的主要渊源 .....	102
	2. 爱伦·坡哥特小说的艺术特征 .....	105
	3. 爱伦·坡哥特小说的审美契合 .....	108
第四章	爱伦·坡诗歌研究:“我诗故我在” .....	113
第一节	爱伦·坡诗歌的创作历程 .....	113
	1. 诗意与失意的纠葛:初期的诗歌 .....	114
	2. 死亡与梦幻的交织:成熟阶段的诗歌 .....	118
	3. 标新与立异的交融:诗歌理论及其影响 .....	121
第二节	爱伦·坡诗歌的现代阐释 .....	125
	1. 文化危机时代的艺术自觉 .....	126
	2. 工业化语境中的哲学思考 .....	131
	3. 精神樊笼深处的美学救赎 .....	138
第五章	爱伦·坡影响研究:大雅大俗的渗透轨迹 .....	144
第一节	爱伦·坡的短篇小说与现代主义 .....	144
	1. 独树一帜:现代主义的先声 .....	145
	2. 离经叛道:表现手法的先导 .....	151
	3. 孤独异化:精神荒原的先知 .....	154
第二节	爱伦·坡现象与通俗文化 .....	157
	1. 多元因素的汇合 .....	158
	2. 大众心理的融通 .....	163
	3. 文化工业的青睐 .....	166
第六章	爱伦·坡的美学思想研究:“效果大师”的效果理念 .....	172
第一节	“心灵受到了震动, 那心智也就不在乎接受扭曲的信息了” .....	172
第二节	“认为真正的独创不过是冲动所致抑或灵感使然,	

---

真是错莫大焉” .....	177
第三节 “创作旨趣只管呈现美……只与是否美有关” .....	181
第四节 “想象力的最高境界历来就是数学的境界,反之亦然” .....	185
结语 .....	190
参考文献 .....	195
附录 .....	205
1. 爱伦·坡年表 .....	205
2. 爱伦·坡全部小说中英文对照表 .....	211
3. 爱伦·坡小说分类表 .....	214
4. 爱伦·坡诗歌中英文对照表 .....	217
5. 爱伦·坡其他主要作品及文集中英文对照表 .....	220
6. 爱伦·坡作品在中国的翻译出版情况一览 .....	223
7. T. S. 艾略特论爱伦·坡:“从爱伦·坡到瓦莱里” .....	230
8. 关于爱伦·坡奖 .....	242
1) 爱伦·坡奖简介 .....	242
2) 1946-2008 年爱伦·坡奖重要奖项获奖名单 .....	244
3) 爱伦·坡奖获奖作品在中国译介情况一览 .....	262
跋 .....	266

## 第一章 爱伦·坡生平传略：文化 失衡时代的另类作家

### 一

爱伦·坡曾在一封自传式的书信中声称，他于1811年出生在“巴尔的摩一个最古老、最体面的家庭”<sup>①</sup>。这种说法不免有失真实。确切地讲，爱伦·坡的具体出生日期是1809年1月19日。在巴尔的摩，坡家也算不上是一个比较古老的家族，因为他的祖父原属爱尔兰籍，后来才随家人迁居至此。不过，“体面”倒符合坡家的实情。爱伦·坡的祖父是一位纺车修理制造商，靠自己的精明强干不仅在异国他乡开创出一片天地，而且也让全家人过上了较为殷实的生活。他还积极投身捍卫自由的护国行动，曾参加过华盛顿将军统率的美国独立战争，也曾为拉法耶特侯爵<sup>②</sup>的部队慷慨解囊，出资捐物。当地人都习惯称他为“坡将军”，其中的敬仰和爱戴之情不言而喻。然而，对于年幼的爱伦·坡来说，祖父永远只是一位陌生的传奇人物。直到小爱伦·坡七岁那年，老人过世时，他与祖父见面的机会仍是寥寥无

---

① R. W. Griswold, *The Works of the Late Edgar Allan Poe* (Vol. 1), from Frances Winwar, *The Haunted Palace; A Life of Edgar Allan Poe*,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Publishers, 1959, p. 14.

② 拉法耶特侯爵(Marquis de la Fayette, 1757—1834)，法国革命活动家，1777年到1781年参加美国独立战争，立下赫赫战功。

几。

爱伦·坡的父亲大卫·坡(David Poe)在家中的五个男孩子里排行第四,生于1784年,从小接受上好的教育,是坡将军的全部希望所在,但他生性腼腆、怯懦,时而还有几分敏感和忧郁。他喜欢研读剧本,二十岁时,他违背父母的意愿,毅然加入弗吉尼亚的一家剧团,有幸同剧团中的知名女伶霍普金斯联袂献艺,并于1806年4月初在里士满与之结为伉俪。次年,长子亨利·坡出生。后来他们膝下又添一儿一女,分别取名埃德加·坡和罗莎莉·坡。

事实证明,大卫·坡不顾家人的强烈反对,最后选择弃法从艺确非明智之举。他虽然胸怀壮志,但是天资不足却成为他演艺道路上的巨大羁绊。面对这种尴尬的处境,再加上生活的拮据,百般无奈的大卫·坡唯有在酒中寻求慰藉,慢慢染上酗酒的陋习,并自1810年10月18日起销声匿迹。

爱伦·坡就这样过早地失去了父爱。由于他当时仅过周岁,所以父亲对他的影响更多是来自先天的遗传因素,而这又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爱伦·坡“苦难天才”的双重特质。一方面,爱尔兰血统中对神秘、超自然事物的向往常常把爱伦·坡带入生死之间明暗交接的真空地带,促使他“用细致而科学的、具有骇人效果的方式描写飘浮在神经质的人周围的、并将他引向恶的想象之物”<sup>①</sup>;另一方面,变幻无常和恃才傲物的秉性又让他动辄陷入文人之争的泥潭,成为同时代人蔑视和摒弃的对象。除此之外,父亲嗜酒的习性也在爱伦·坡身上得以延续,为他凄楚的人生添加了更浓的悲剧色彩。

与爱伦·坡壮志难酬的父亲相比,爱伦·坡的母亲伊丽莎白·阿诺德(或伊丽莎白·坡,也就是原来的霍普金斯夫人)(Elizabeth Arnold)在演艺事业上则幸运许多。1796年,九岁的她跟随身为艺人的母亲从英国伦敦来到美国,以歌唱演员的身份首次登台亮相,结果一炮走红,并以姣好的姿容和超群的技艺逐渐发展成为一名颇有声望的女伶,赢得了当时剧团的新成员查尔斯·霍普金斯的倾慕,并成为其夫人。霍普金斯去世后,她便和大卫·坡结了婚。二人的婚后生活可不像想象的那么浪漫,丈夫很快就失去了信心。一家人本来就生活拮据,而丈夫的失踪更是雪上加霜。1811年10

<sup>①</sup> 波德莱尔:《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郭宏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188页。

月11日在里士满最后一次亮相之后，久病在身的伊丽莎白·坡终于不堪重负，从此一病不起，并于是年12月8日撒手人寰。

爱伦·坡幼年失怙，旋即成了曾经救助过他们的爱伦(Allan)夫妇的螟蛉义子，这也是爱伦·坡名字的由来。哥哥也由别人领养。关于母亲，爱伦·坡自己说没有什么印象。可是，将近三年朝夕相处的时间必定会让他对那段生活多少存有一些模糊的记忆，陪伴母亲在病榻前度过的时光或许是爱伦·坡终身挥之不去和难以忘却的阴影，那僵死的面容、深陷的脸颊、腐朽的气味和突兀的双眼不仅在爱伦·坡的作品中被一次次地精雕细刻，而且也在现实生活中被他身边的女性一遍遍重新上演。

坡家最后出场的一名成员是妹妹罗莎莉·坡<sup>①</sup>，她应该算是爱伦·坡一生最忠实的守护者。童年时期，由于麦肯齐夫人家与爱伦家相距并不遥远，所以两人常有见面的机会。或许是由于自己的心智不健全，罗莎莉在一言一行中都流露出对哥哥的崇拜和钦佩之情。不过，她也为爱伦·坡增添了不少苦恼，加剧了他生命晚期对自己精神状况的忧虑。爱伦·坡去世后，罗莎莉成为哥哥唯一的合法继承人，保留了爱伦·坡的部分画像和手稿。等到麦肯齐一家在内战中失散的时候，罗莎莉便靠变卖这些东西维持生计。1879年，她在华盛顿一所福利院里猝死时，手中还攥着一封某个出版商的回信，里面附有一张五十美元的纸币。

这就是爱伦·坡的一家，双亲一个早早撒手人寰，一个则如泥牛入海，音信全无，兄妹三人一个先他而去，一个为他留守终身，使得人世间最真挚、最纯朴的情感在爱伦·坡身上演变为可望而不可即的奢侈品。于是，他带着慈母的幻影，带着对亲情的渴望，开始在人生历程和创作生涯中不断寻求心灵的慰藉。

## 二

从某种意义上说，爱伦·坡被人收养是一件好事。他现在无衣食之忧，

<sup>①</sup> 有关罗莎莉的身世存有疑点，包括大卫·坡的家人在内的一些人认为，她不是坡先生的亲生女儿，而是伊丽莎白·坡与其剧团另外一位男演员的私生女。她同时还有智障问题，长大后仅具备十几岁孩子的智力水平。因此，坡家上上下下的人都不太喜欢她，只有爱伦·坡除外。

并开始接受良好的教育。养父约翰·爱伦(John Allan)虽不十分富有,可他也是一位家道殷实的烟草出口商。或许是受职业的影响,他是个凡事讲究实用的人,平时不苟言笑,不太容易让人接近。所以,爱伦·坡在家中享受的疼爱 and 关怀更多是来自养母。

毋庸置疑,爱伦夫人领养爱伦·坡是准备拿他当作自己儿子看待的,但爱伦先生却一直没有为爱伦·坡办理正式的领养手续,这其中自然有经济上的原因。

1815年,出于拓展业务和探亲的需要,爱伦决定携妻子、妻姐<sup>①</sup>和爱伦·坡一同前往英国居住一段时间。连续三十四天的海上航行让身体虚弱的爱伦夫人姐妹二人染上重病,可小埃德加却把此次远行当作是一次伟大的冒险活动,始终表现出异常的坚强和勇敢。苏格兰是他们最先到达的地方,这里迷雾缭绕的山地、绵延崎岖的海岸、阴森破旧的城堡以及低坝和湖泊都在爱伦·坡富于幻想的头脑中撒播下无形的种子,成为他日后丰收的果实。在这期间,爱伦·坡曾被送入当地一所历史悠久的文法学校<sup>②</sup>,与爱伦先生的几个外甥一起念书。学校开设的书法课上有一项基本功练习,要求学生去附近的墓地临摹墓碑上撰写的铭文,从而也让爱伦·坡对死神有了更进一步的接触和认识。

在伦敦,爱伦先生整天忙于业务,他妻子依然有病在身,埃德加只好在几所学校间辗转。可以说,爱伦·坡深厚的古典文学基础正是在这段时间内奠定的,而他在斯托克·纽因顿学校学习的经历也为他创作短篇小说《威廉·威尔逊》(William Wilson, 1839)积累了宝贵的素材和丰富的灵感。故事中那幢“凹凸不平的伊丽莎白式大房子”,那“涂着一层灰泥,插着碎玻璃”的“砖头高墙”以及周围“疙瘩满身的参天巨树”<sup>③</sup>等等之类的描述,皆可谓纽因顿学校的逼真再现。事实表明,爱伦一家的英国之行是一次颇为不顺的旅行活动,而爱伦·坡却是这次远行的受益者。他不仅接受到英国正规教育的熏陶,领略了大洋彼岸的旖旎风光和异域风情,而且也收获了对哥特城堡、公共墓碑和历史遗迹的认识,从而为他描绘现实以外的世界寻觅到了可供临摹的模本。

① 爱伦夫人的姐姐自其结婚时就随她住到爱伦家,帮她料理家务。

② 文法学校(Grammar School)系英国十六世纪开办的以拉丁语为主课的学校。

③ 爱伦·坡:《爱伦·坡短篇小说集》,陈良廷、徐汝椿、马爱农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309-310页。

1820年6月,爱伦先生最终决定结束旅居英国的生活,重返里士满,埃德加随即在当地的中学继续他的学业。此时的爱伦·坡已经渐显宜人相貌,浓眉如剑,双眸明亮略带忧郁,宽阔的前额突显着无限智慧,举止也不失绅士风度。在学校,他的天赋让他学业成绩门门优异,数学、化学和医学是他的强项,文学、历史、物理、生物和天文地理当然也不薄弱,因此,把他的小说称作知识型小说一点都不为过。他还擅长体育,游泳、马术、击剑,样样精通。学习期间,爱伦·坡曾迎着巨浪在詹姆斯河内力游六七英里,一度成为学校传颂的佳话。此外,他在音乐方面的表现也有可圈可点之处,长笛就是爱伦·坡喜好吹奏的一种乐器。从他后来的诗歌创作中,我们不难看出爱伦·坡对音乐的深刻理解。最值得一提的是,爱伦·坡正在慢慢学习用拉丁文写诗,展露诗人的锋芒。当时,任约瑟夫·克拉克(Joseph Clarke)学校校长的克拉克先生就曾说道:“从他写给一些女同学的信中可以看出,想象力似乎在他的各项能力中占据优先位置。”<sup>①</sup>

或许,才艺的彰显是与高傲的生性联系在一起的。正当爱伦·坡过人的才能逐渐为大家所深信不疑的时候,他争强好胜的心理也让他变得愈发敏感、脆弱,致使他时常会与同学和家人产生摩擦。可以说,爱伦·坡同养父的关系就是在这段时间泛起微澜的。当然,爱伦先生整日忙于生意,无暇与养子沟通和交流,自然也难辞其咎。

爱伦·坡有位少年时期要好的玩伴,也是他的仰慕者,叫鲍勃·斯塔那德(Bob Stanard)。一天,他邀请爱伦·坡去家中做客,从而也让爱伦·坡有机会结识了鲍勃的母亲简·斯蒂丝·斯塔那德(Jane Stith Stanard)夫人。初次相见,斯塔那德夫人的美丽端庄和善良体贴便给爱伦·坡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两人共有的细致独特的审美情趣也使他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欢愉。从那以后一年多的时间里,爱伦·坡就成了斯塔那德家的常客,他对同学的这位母亲倾注出狂热、炽烈的情感。直至1824年4月,这一切才因斯塔那德夫人的病故发生了改变,爱伦·坡内心燃烧的激情被完全扑灭。他后来提笔写下《致海伦》(To Helen, 1831)<sup>②</sup>一诗。多年后,他在自己的一封信中也曾提及此事,并承认“我在少年时代所写的那些诗句,写的是我灵魂的

① Frances Winwar, *The Hunted Palace: A Life of Edgar Allan Poe*,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1959, p. 52.

② 爱伦·坡曾作两首《致海伦》,分别创作于1831年和1848年。除特别说明,该书所提到的《致海伦》均指创作于1831年的一首。



第一次纯粹的理想之爱——是我对斯塔那德的至纯至爱”<sup>①</sup>。

既然爱伦和养子的关系正在步步恶化,那么他为什么还要送爱伦·坡进大学继续深造?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他不想让爱伦·坡过多干预自己的私事。在养父的安排下,爱伦·坡于1826年2月14日在弗吉尼亚大学正式登记注册,成为一名高等学府的学生。当时,由杰斐逊亲手创建的这所学校开办才一年,许多亭台楼阁、宿舍廊柱依旧崭新,任教的老师多半是用重金从国外聘请的优秀人士,这也意味着爱伦·坡将有机会在这里接受一流的教育。的确,事实也是如此。在弗吉尼亚大学学习期间,爱伦·坡不仅课业成绩突出,掌握了拉丁语、法语、意大利语等多门语言,同时还广泛涉猎文史、理学和绘画等众多领域,为今后的创作生涯作了大量的知识储备。此外,他也为自己的文学天赋找到了释放的途径,写出许多充满激情的诗歌,使得脾气暴躁的布莱特曼(Blaettermann)教授也只能对他另眼相看。

不过,新办学校也有其自身不可避免的弊端。尚未健全的各项规章制度让许多学生在日常的学习和生活中呈现松散、懈怠的态度,而学员中贵族子弟居多的事实也令学校风气大受影响,玩牌、喝酒、斗殴和聚众赌博现象时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身处其中的爱伦·坡自然也会沾染不良习惯。如果说爱伦·坡当时的酗酒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失恋造成的,那么,赌博则是由养父爱伦先生引发的。经济上受困的爱伦·坡曾多次向家中索钱,几经尝试无效后,便将目光转向了赌场,结果债台高筑。1826年年底,爱伦·坡回里士满过圣诞节,失望气恼之下的爱伦便不准许他再回学校。爱伦·坡短暂的大学生活就这样画上了句号。

### 三

辍学在家,爱伦·坡一度被安排在养父的商行当学徒,学习记账和经商。一身诗人才气的他当然不会热衷于此。百无聊赖之余,他仍以读书、访友为乐,因而也被养父冠以“游手好闲”、“吃闲饭”的骂名。1827年3月,意外得知自己少时的恋人将为人妻的消息让爱伦·坡的去意终成现实。临

<sup>①</sup> Edgar Allan Poe, *The Poems of Edgar Allan Po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164.